“宠兔”趣闻

□ 宇 儿

女儿属兔,自然爱兔。一年前网购了一只小白兔,发现一只腿有点跛,便取名小**刮**。我却叫它咪咪,因为爱猫的我对所有小猫都这样称呼。此后,我俩各唤各的,互不妨碍,小兔早已耳顺。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女儿,学生气未漏尽,以前经常宅家,令我忧心如焚。这下,“爱女心切”的她,自觉利用周末带着小**刮**到顶楼或者螺湖半岛晒太阳。一到草坪上,“雪团”非蹦即跑,哪儿都觉得有趣。一次遇到一只大型宠物犬,它死赖着跳起追逐,令人揪心,幸亏只是追撵而已,我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赶走,至今心有余悸。

幼小的小**刮**,家里盆栽里的酸酸野菜,也不嫌弃,吃得不亦乐乎。几月后,长大了,脾气横溢。女儿为它买的越冬暖房,它不会好好享受,几下就给卧榻弄成一摊烂泥,女儿只好给它取出,继而又给它铺上一层粉红的绒毯。它不高兴时,背对我们,静卧其上。反之,我们坐于何处,它皆目视我们。再言绒毯,十分无辜,它每日都在毯心献上一些“小丸”,还毫无芥蒂地安卧“孵蛋”,我很想为它清理“意外”,却因惊险的遭遇,令我杯弓蛇影。那次,我想试探一下它是否有福气喝牛奶,捏着一个盛着丁点儿的牛奶的餐盘,刚打开笼盖,右手离笼底还有一尺高,它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身撞翻奶盘,同时咬伤我的虎口……

民以食为天,兔亦然。一早起来,循着我们的步声,高高地趴在笼子的铁栏上,爪子伸出笼外,眼巴巴地瞅着,腰部弯作好看的弧形,爱人立即给它送去零食。

女儿每日取来直饮水,注入壁挂的水罐,饮掉多少,清水则前赴后继地自动降临罐下的小盘。一个专门塞干草的容器,如筷笼,下端设有粮碗,碗里圆条形的干粮昼夜足供,置于笼的一角。不知它是因饥饿还是闹脾气,有时将草碗拱来拱去,颇得猪之真传,那咣咣咣的闹腾声,既显热烈,又使人抓狂。

我们每日会给它投喂新鲜蔬菜,洗净一片白菜或卷心菜,自然风干,以前,从笼顶空投而下,坠地声令它惶恐不安,吓得它在笼内闪躲。我觉得这样不够仁爱,后来,就一点一点地塞进笼子,水分足的叶茎,一旦进入兔口,脆脆响响,溅出甜汁,我不忍中断它的美餐,它不懂得拖入慢享。一会儿,叶茎吃完,菜叶跌入笼外地板,我只好帮它捡起,再次投喂。

霜雪天气,女儿竭尽慈爱,直接釜底抽薪地拖动兔笼,搬入她的闺房。如果客厅里开了空调,它很是敏感,直接卧在镂空的塑料小厕上,自动降温。

全家人无师自通地发明了“人兔增谊”术,逮住它未眠之机。走近笼子,将食指伸入,它无论多远,都会买账,随着手指的高度,它会配合着,蹦近、爬高或退低,安享“长辈”们的爱抚。每个人温柔地瘙瘙它的头顶,或者揉揉。那方毛额光光的、柔柔的、滑滑的,暖融融的,每日尽享有一番没一番的幸福抚触。三两分钟的美妙插曲播完,那带着我们体温的秀珍鸟窝,立即在它头上开成一朵花。

当然,我也经常母性泛滥,请女儿将它捉出,四足朝天地被我拥入怀抱,轻轻地,像催眠婴儿一样,无比温柔地搂着它荡秋千,它也毫不挣扎,那双圆眼清澈幽蓝,恰似两汪湖泊,一直静静地凝视着我。尔后,赠我一身梨花毛发,我则丝毫不急不恼,习以为常地拿胶布清除干净。即使地板、茶几、电视等也经常沦为白毛大侠,我也自圆其说地为它辩解:“北国风光,美了我家,寒风萧萧。雪花飘飘,早也歌唱,晚也舞蹈。”

有时,它还会突然扑通一下,砸地卧下,不知摔疼没有?动如脱兔,其言情势敏捷迅速,其实,静如卧兔,才是最佳的赞誉,每当我在近旁陪着它时,它乖巧地与绒毯融为一体,双耳定定地舒展,为我比着“耶”,而珠眼微睁,一会儿,困了,还会先洗个脸,再像一朵晒蔫的花,软哒哒地睡去,世界仿佛随着它的酣眠而停止运转。有时又特变顽皮,原地转圈,咬坏电线,一只耳上,一只耳下,都是它的看家本领。总之,它情绪十分丰富,动作极为专精,比如娇滴滴的“贵妃躺”,无人可及其神韵;横绕一张具有层次美的围脖,为自己做母亲早作预谋。它是这般惹人怜爱,当然,我们也再不忍听闻“兔头”这些字眼了。

窗外开满栀子花

□ 敏 子

晨起推窗,一股馥郁的芬芳扑面而来,一片皎白无瑕的明艳瞬间撞入眼帘——窗前的栀子花不知何时已悄然绽放。洁白的花瓣晶莹剔透、清雅凝香,花瓣上挂着昨夜的露珠,在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恰似镶嵌在花瓣上的颗颗珍珠,瞬间点亮了整个清晨。

还记得,二十四年前刚搬进此处时,老公便在窗外的院子里,为喜爱栀子花的我种下了这棵树。那时它还极为纤细矮小,样子毫不起眼。日子一天天过去,它不紧不慢地生长着,它瘦细的树干逐渐壮实高大了起来,开始分枝蔓延,嫩绿的叶片层层叠叠,如今的它不仅快把枝丫和花朵伸展到二楼高的窗口了,而且小院花园绿地的大部分空间也被它占领。每当初夏花朵盛开的季节,院子里的人们便会围着它采摘,而它就像是一个开启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美好,大家白天刚刚采摘完,夜间饱满的花苞就会神速地从枝条间探出脑袋,密密麻麻地簇拥在枝头。“栀子花开满庭芳,洁白如雪映日光。”拳头大的花骨朵裹在翠绿的叶片间,像未拆封的羊脂玉盒,又似被薄雾笼罩的月光,在晨露中泛着温润的光泽,带给人无限惊喜。

某个午后,当我再次望向院子,不禁被眼前的景象震撼。这棵栀子花树就像一个绿色的大帐篷,静静地站在院子的花园中央,树枝从虬曲的树干上四面八方地长出来,一根又一根,交错在一起,就像一只只小手臂向着天空挥舞,葱葱郁郁的层层绿叶中缀满云团般的花朵,将整个院子装点得如梦如幻。那一刻忽然懂得,栀子的美,不仅在于洁白无瑕的绚烂,更在于它将生命的纯粹与坚韧,镌刻进岁月的脉络里。

“栀子醉夏舞翩跹,绿叶扶疏映碧天。”风轻轻拂过,栀子花随风摇曳,洁白的花瓣吐着柔嫩的芳香,宛如一张张含羞少女的笑靥。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清香,甜而不腻,清新宜人,引得蜜蜂、蝴蝶在花丛中相依相绕。

站在花下,仰头看着这满树繁花,思绪不禁飘远。那些曾经的过往,如同栀子花般在记忆中绽放。二十五年前,怀有身孕的我为解好友的燃眉之急,在那个春风荡漾的季节,来到偏远乡下的中学成了一名语文教师,每天早出晚归,忙得像陀螺。尽管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教学、备课和批改作业上,可是强烈的妊娠反应还是让我经常会恶心呕吐。

那是一个阳光灿然的初夏的午后,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自习,我在讲台前批改着作业,突然翻江倒海的妊娠反应又让我呕吐不止,我捂住嘴冲出教室,忽然闻到一阵悠然清新的花香,那心旷神怡的花香随风袭来,固执地绕鼻不息,说来奇怪,呕吐一下子便缓解了。我的眼睛开始搜索寻找起来,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正站在校园茂密的栀子花树下。来学校两个多月,整日忙忙碌碌,却未发现原来教室外面的角落里长着如此高大的几株栀子花树,它们伸展着的枝条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叶子将枝干包裹得严严实实,翠绿的叶子间一朵朵怒放的栀子花正轻轻地摇曳着,灵动而纯真、清新又淡雅,明净清凉的花香仿佛能洗净尘埃与烦闷,让人瞬间安静下来。

第二天,我们班教室的讲台上就多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面插着晨露欲滴的又白又美又香的栀子花。我的教科书里,也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串用细线串起来的栀子花,雪白的花瓣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花香。我知道是孩子们为我准备的,我把晶莹剔透的栀子花拿起来挂在了胸前,幸福地看向座位上的每一个孩子。我对着孩子们笑着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发现孩子们的脸竟是那样的羞涩和妩媚。

因为栀子花的氤氲,我妊娠反应不再强烈,孩子们更是悄悄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个越发活泼开朗起来,课堂问答认真积极,学习习惯和成绩更是大幅度地提高。期末统考我所教学的两个班的平均成绩从最初的全市倒数第四、五位上升到了全市的第四、第五位,学校和老师们都惊讶,看不出这乡下的孩子们原来也挺有潜力的呢!

一年后,我离开了那所中学,回到都市灿烂的秋景里做了记者,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的那些孩子们,身边也不再有校园栀子花芬芳悠然的花香萦绕……可那些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欢声笑语,以及那些在栀子花前写下的文字,记录着的每一个感动的瞬间,它们都与这栀子花一起,构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栀子花又名“香雪”“夏雪”,它虽没有玫瑰的娇艳,却有着“树怡人来短,花将雪样年”的独特清雅。“色疑琼树倚,香似玉京来。”在炎炎夏日,它总是一朵朵一簇簇地拼尽全力地开放着,将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世界,为人们带来了一抹清凉与芬芳,大方地与众人分享自己的美丽和芳香。

在这喧嚣的尘世,栀子花静静地绽放,它不仅为生活增添了一抹诗意,而且它还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食材。我们可以把它采摘焯水之后,凉拌、炒鸡蛋、煮粥吃,或者晒干之后泡茶喝,香气四溢,让人回味无穷。它是岁月的馈赠,是自然的精灵。每当看到栀子花开,我便会想起栀子花的花语:惊喜、坚强、永恒的爱与约定。心中便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它让我相信,从冬天到夏天,从花苞孕育到花开,不管时间有多长久,只要一生守候、坚持,花朵和枝叶的约定就一定能实现。



《野河晨韵》 王野志 摄

硬头黄 (外三首)

□ 潘泽涛

硬头黄是一种竹子
烂且贱。河边,坡地
石缝,都可以儿孙满堂

三年后,骨头就硬了
皮色就黄了
可以充作连枷的手柄,击打那些
藏在豆荚里的黄豆,豌豆
劈为篾条,编成背篼
盛放南瓜,玉米,豇豆

更多的时候,就囫囵着身体
在地里一站,让苦瓜,丝瓜
豆类,随意地攀缘
让它们开花,结果
招来蜜蜂和蝴蝶

花

母亲一生都不喜欢花
认为它们结不出
可以填饱肚子的
红苕、大豆、玉米

母亲死后,我在母亲的
坟头,栽了两棵桂花
隔年,姐姐又栽了两树冬青
整整十年了,冬青
早已结籽
而桂树依旧没有开花

谷雨

谷雨这一天
刚好下了雨

祖宗的灵魂正赶往
回乡的路上
蚂蚁在田埂的缝隙里
探路,燕子在雨丝里
抖动翅膀

他们要把这些重要的消息
告诉母亲,每一粒饱满的种子
正在等待发芽

母亲站在老屋的檐口
用锄头顶着下巴,瞭望
远方的烟雨,也在
瞭望秋天的金黄

外婆

三年了,外婆
来看我
窗外的月光正黑
秋声正浓

外婆把我搅进怀里
那散发着烟味的
毛蓝布衣服
让我犹如一株无根的植物
突然,找到故乡的泥土

包补锅

□ 李秋菊

包补锅,皮肤黝黑,高大魁梧,六十多岁,剃着平头。他眼睛不大,却透着一股精明和干练。他右肩上扛着一条长板凳,板凳的一头固定着磨刀石,另一头绑着工具箱,那模样就像一位出征的战士,带着他的“武器”,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

他的吆喝声中气十足,富有磁性,尾音拖得长长的,能穿透村庄的每一个角落。他总是先吼一嗓子“补锅哟”,稍作停顿,像是在与村民们亲切地打招呼,然后再接着吆喝“补缸子、补坛子、磨剪子、配钥匙”,这几个词的调子与前面不同,没有尾音,干净利落,像是在介绍他的技能。紧接着,后面又是那拖着长长尾音的“补哟,包补锅哟……”渐渐的,他的吆喝声,成了乡村生活中一曲独特的音律,也成为我们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

他常在沟口我三爹家的院子里安营扎寨。偶尔三爹家没人,也会来到我们的院子。只要他的吆喝声一响,家里有东西要补的人家便纷纷拿着物件赶过去。一时间,院子里热闹非凡,大人们与包补锅拉着家常,互相分享着村里村外的新鲜事,欢声笑语不断。

有时候,我们会围在他身边,看他补东西。只见他熟练地打开工具箱,拿出各种工具,神情专注而严肃。他的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痕,却异常灵活。他先仔细地检查要修补的物件,然后拿起锤子、铁片、胶水等工具,开始修补。他的动作熟练而精准,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那破裂的锅、有缺口的缸子、损坏的坛子,在他的巧手下,一点点恢复了原状。虽然修补后的物件上会留下一些疤痕,但却又重新有了使用的价值。我们看着这神奇的过程,眼中充满了敬佩和羡慕。这时,包补锅会戏谑地问我们:“干啥?想学徒弟啊。”我们便不好意思地一哄而散,他又会在后面严肃地喊道:“专心读书哟!读书才有出息,莫学我,手艺人苦得很,我这脚底的老茧比树皮还厚哟。”

村民们对包补锅的评价是“人黑心不黑”,进村入户上门服务,价格比街上还便宜。谁家要是有困难,一时拿不出补东西的钱,他总是豪爽地说可以下次给。那时候交通不便,他趁着农闲出来走村串户做手艺补贴家用,出来一趟就得十天半月才回家。找人家借宿便是常有的事,用他的话说就是“走到哪儿黑,就在哪儿歇。”他的善良和宽厚,赢得了村民们的尊重。大家都争着请他去家里吃住,但他也从不白吃白住,主动帮忙干活,给生活费或者免费修补东西。晚上不做手艺的时候,他还会给大伙唱川剧。他的唱腔虽然比不上专业的演员,但在我们眼中,却是无比精彩。那婉转的曲调,悠扬的声音,仿佛能带我们走进另一个的世界。

剥玉米 (外一首)

□ 张敬梓

剥顶子山
仪陇河
剥出一枚枚花朵

阳光在左
孤独在右
秋风无所事事 吹我

一声声鸡鸣犬吠
埋在村口

在秋天 剥我
剥出一片金黄
剥出快乐

一粒粒乡愁
挤满院落

一只鸭子

一只鸭子
从田埂走过

走进我的日记
我的日记
从此多了一只鸭子

那一只鸭子
像迷路的我
又不是我

嘎嘎的叫声
又引来一只鸭子

低头 哈腰
仿佛在寻找什么
把自己
丢失在 干瘪的夜色